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河尾滩的红景天

王雁翔



绘图/唐建平

只一眼,这个名叫张志豪的中士,就像一棵原野上的雪杉,挺拔在我心中。

此前,我连续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哨所奔波半月,虽然身体有些不适,但高原反应尚能忍受。

连队卫生员张志豪来给我检查。“血压偏高,心率有些快,血氧饱和度80,在高原算正常,您多吸一会儿氧……”

我知道,身上的痛苦与这里的气压有关。气压越低,痛苦越让我难以承受。

25岁的张志豪来自四川德阳,新兵下连后学了半年卫生员相关专业。他2018年初上山时,这里还是冰天雪地,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,寒风如刀。

战友说:“你看,大黄(连队的一只大狗)把咱们的雪窝子占了。”

张志豪伸头一看:“你看它的尾巴是不是大黄?”

他们顶着寒风立在雪地里等狼出来,一个多小时过去,人快冻僵了,狼睡足出来,嘴上叼着睡袋。

我说:“你们身上有战斗装备,咋不赶它?”

张志豪说:“荒原上很难见到个活物,怕伤着它。”

一次执行巡逻任务,为减轻负重,提高行军速度,他和战友将馒头、烤肠、面包和饮料藏在一块大石头下,准备返回途中吃。

“乌鸦非常聪明,它们会打开瓶盖,撕开食品包装袋。不管我们将食物藏多深,它们都会找到。”

在张志豪的记忆里,最难忘的是后哨营区的日子。

冬季是高原上最难熬的季节,高寒缺氧,但连队的暖气隔几天就会爆一次。更让他不解的是,暖气爆裂几乎不在白天发生。

张志豪说:“分秒必争,喷溅的水流瞬间就会结冰。铲冰、加水、抢修管道,行动一迟缓,整个管道就会冻实,不立即加水,锅炉也会烧坏,一切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。”

他和战友们顾不上高原反应与严寒,紧张忙碌三四个小时,太阳升起,

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
2021年,连队建起了制氧室,张志豪主动扛起了制氧员的担子。

指导员王文尧说:“志豪不光是战斗员、卫生员和制氧员,连队的水电和木工活,他样样会干,还会做川味美食。”

下土服役期满,家人劝他退伍。他毅然选择了留队。

“只要连队需要,在这里坚守多少年我都乐意。”张志豪说:“记得我刚上山时,冬天大雪封路,连队喝水很困难。别说洗衣服洗澡,有时两三天才能洗一次脸。现在多好,柏油路通到了连队,有洗澡间、热水器,随时能洗上热水澡。能在这里守卫边境,我觉得很幸福、很自豪。”

虽然已是仲夏时节,驻地两边高耸、起伏的雪山上依旧冰雪皑皑,峡谷里冷风如刀。在如此高寒荒凉的自然环境里,我在峡谷碎石滩上竟奇迹般看到一些不易发现的零星小植物。亚菊黄色花朵小如米粒,丛生的花有粉色和白色,还有灰叶匹菊、川滇雀儿豆,皆矮小瘦弱,贴着地面盛开。

一从我从未见过的寸许高绿植,深红色小花繁密如织。张志豪说是红景天。

我凝视着眼前低矮的红景天,想起自己吃了一路含有红景天的胶囊与药丸,这两味药已是配发每名高原官兵的常备药品。它跟那些细小的花一起,像守卫边防的高原官兵一样,用自己绽放的青春、鲜艳的色彩、顽强的意志,连同它扎根的土地,向我讲述着高原上的故事。



王雁翔

记者心语 声音如炊烟,有时也会将记者目光引向故事的源头。

红色足迹

触摸历史,追溯精神血脉

耸立在湖南衡山县城西南的中紫峰,是南岳72峰之一。中紫峰下,长眠着一位当年的女游击队长、毛泽东同志的妹妹毛泽建烈士。

中秋前夕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我来到位于中紫峰下的“毛泽建烈士陵园”。毛泽建烈士的坟墓掩映在苍松翠柏中,坟墓前的纪念碑庄严肃立。塔顶的火炬和毛泽建烈士的遗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塔身上镌刻的“毛泽建烈士永垂不朽”庄严而肃穆。我肃立在陵园里,无尽的缅怀在心中升腾。

1905年,毛泽建出生在韶山冲东茅塘,她的父亲毛尉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是弟兄。毛尉生的生活非常艰难,毛泽东的父母经常接济毛尉生一家。于是,毛泽东的父母决定收养毛泽建作女儿。

在韶山,毛泽东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。他向弟弟毛泽民、毛泽覃和妹妹毛泽建宣传革命道理,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。随后,毛泽东带着毛泽建到长沙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。在毛泽东的帮助下,毛泽建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同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。其后,未及毕业,毛泽建遵照党的指示,到湘南各县开展农民运动。

1926年,毛泽建受党指派与其丈夫、共产党员陈芬在衡阳开展农民运动。1927年,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,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。毛泽建和她的战友们拿起武器,扛起武装斗争的大旗,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。

1927年10月,毛泽建接受新的任务,与陈芬一起奔赴衡山,改组和重建中共衡山县委。陈芬担任县委书记,毛泽建任组织委员和妇运委员并负责县委通讯联络等机要工作。11月,衡山工农游击队成立,毛泽建带领游击队打击

中紫峰下念英烈

鄢德全

土豪劣绅。她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女游击队长”,令敌人闻风丧胆。

1928年初,朱德、陈毅等在宜章发起“湘南暴动”。毛泽建和陈芬带领衡山工农游击队主动配合出击。当年3月,在湘南特委领导下,陈芬、毛泽建领导的游击队与其他地区的游击队配合,一举摧毁了南岳团防局的反动武装。衡山县团防局得到南岳团防局溃败的报告后,分三路向刚刚取得胜利的游击队反扑过来。毛泽建带领战士冲锋在

骆驼刺在心中生长

余睿杰

璃窗上。他梦想踏入军营的大门,穿上军装,去经历自己从未有过的生活。

到部队后的日子让他感觉有些苦,也有些单调。没有想象中的穿丛林、越沟壑,更多的是重复琐碎的日常工作。终于盼到野外驻训,他期盼在西北戈壁的日子,或是手握钢枪、驰骋沙场,或是全副武装、冲锋陷阵。带着满心期待,他安然进入梦乡。

沙尘四起,远方的灯光迷茫,风裹挟着细沙落入漆黑的夜,一株株骆驼刺默默扎根沙土,顽强生长。

路逸轩没想到,第一次在高原奔跑,周围竟是出奇的寂静。耳边的风声消失了,高原上仿佛所有的声响都消失了,唯有心脏在剧烈跳动,似乎随时会从胸膛里挣脱出来。路逸轩竭力喘息,脸仍然憋得通红。身上的装具越来越沉,双腿仿佛灌了铅,身体的不适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他——这里是西北高原。

粗犷的风沙和猛烈的阳光,不断掀起心里的波浪。在这个距离天空更近的地方,路逸轩体会到了来自高原的考验。

许久后,拖着疲惫的身体迈过终点线,路逸轩眼前一黑,身体不受控制地向下栽去……

夕阳余晖洒落在广袤的土地上。迎着天边渐远的彩霞,班长张腾岩和路逸轩并肩而坐。班长转过身,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瓶,里面是一株骆驼刺。在戈壁滩上倔强扎根的它,此时却略显单薄。枯黄的枝丫、矮小的根茎,弱不禁风的外表让人很难将它和恶劣的戈壁环境联系起来。

“这是戈壁滩的绿色,是和我们一样的绿色。”路逸轩仔细端详着,玻璃瓶折射着远方的霞光,将这一株骆驼刺也镀上金边。

“骆驼刺看起来枯萎了,实则蕴含生机。”班长告诉他,骆驼刺不高,但根系强壮。它从沙地深处汲取水分,努力将细小的绿叶包裹起来,不惧风沙,不惧干旱,真是不怕苦、不怕死……

“风沙带来的不只是困难,更是磨砺!”说罢,班长将手中的玻璃瓶递给了路逸轩。路逸轩盯着这株骆驼刺,陷入

前,很快便将反扑之敌打得晕头转向,四散奔逃。战斗结束后,陈芬、毛泽建夫妇的身份暴露,上级党组织通知他们立即转移。于是,他们回到了陈芬的家乡耒阳。

在残酷的战斗岁月中,怀孕后的毛泽建不顾个人身体不便,行军打仗从不叫苦。1928年5月,陈芬、毛泽建率领的游击队与反动武装遭遇。经过激战,终因寡不敌众,夫妇俩决定各带部分队员分头突围。同月,陈芬在耒阳被捕,坚贞不屈,被敌人残忍杀害,年仅25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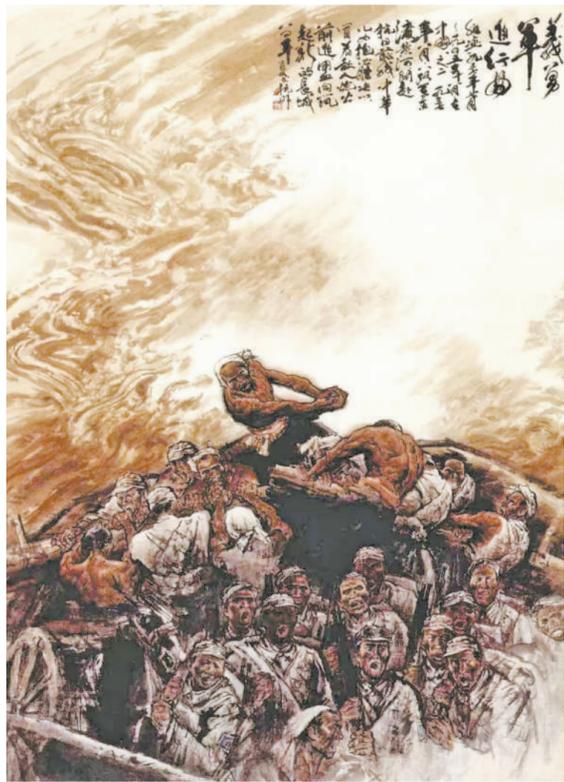
毛泽建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,痛不欲生。一个仲夏的夜晚,毛泽建的孩子降生了。为了使孩子永远记住出生时的艰辛,她给孩子取名“艰生”。婴儿的哭声引起了敌人的注意,毛泽建不幸被捕。敌人把毛泽建从耒阳押到衡阳,后又押到衡山,想从她身上获得党的秘密和军事行动计划。

在毛泽建被捕的一年多时间里,敌人对她用尽种种酷刑,她始终毫不屈服,以顽强的革命意志,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这期间,敌人诡计施尽,最后还让叛徒前来劝降,被毛泽建严词训斥。

在狱中,毛泽建特别思念在井冈山上的哥哥毛泽东,是毛泽东将她从火海里拯救出来;是毛泽东谆谆教诲,把她引上革命的道路;是毛泽东让她读书,让她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
1929年8月,毛泽建被害于衡山,年仅24岁。她是毛家牺牲的第一位革命烈士。她的侄儿毛岸青、侄媳邵华生前多次来中紫峰拜谒。他们在《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》一文中说:我们的泽建姑姑,一个优秀的女指挥员,中国最早的女游击队长之一,在战斗中负伤被俘,仅仅24岁,就义时自若和响亮的口号声,使反动派丧魂落魄。

从毛泽建烈士陵园走出来,我看到湘江水在阳光下映照下波光粼粼,紧紧依偎在中紫峰下。漫山遍野的金菊正含苞待放,过不了多久,它便会盛开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。



保卫黄河:义勇军进行曲(中国画,选自《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卷》)冯远作

新时代军旅诗创作选登

伞花

董庆月

三步有多远 对伞兵来说 不是咫尺之遥 是从机舱跃出拥抱蓝天 再到脚踏大地的距离

降落伞展开 女伞兵长出了翅膀 双手抱紧备用伞 默念零零一、零零二、零零三…… 计时的声音,令天空紧张起来 穿过气流、薄雾、霞光、风的喧嚣 地形图里重点标注的信息齐刷刷配合各就各位 控制平衡和方向的操纵棒上 精密刻度都标在眼睛里

从高空俯瞰 蜿蜒的轨枕和高速公路 一直延伸至椰林海边 她们像呼啸的子弹、箭镞 天空像一封请战书、决心书的稿纸

飞过绝境、落入水洼 也曾留下铭心的疤痕 在她们的描述下 伤疤是朵朵伞花



长征

第6237期